

仙生請錢

XIAN
SHENG

禾早◎著

[终结篇]

宅女游戏狂的事业爱情双丰收……
霎时间，武林鸡飞狗跳，大风过后……
三尺青锋剑，一袭血染衣！虚拟的世界步步惊心！
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！霹雳女魔尊重返江湖！



一个女小说家的嚣张江湖行

《江湖遍地卖装备》姐妹篇

引爆网络的全息网游爱情大作
快乐网游文掌门人禾早作品

仙生请钱

XIAN SHENG

[终结篇]



禾早◎著

禾早

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仙生请上线·终结篇 / 禾早 著. — 南昌 :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5391-6500-4

I. ①仙… II. ①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6145号

仙生请上线·终结篇 / 禾早 著

策划出品 陈丽娥

责任编辑 陈 沁

特约编辑 苏丽霞

美术编辑 孔 军

封面设计 汀 一

内页装帧 王 玲

封面绘图 帝泉君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2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21

印 数 1~10000册

字 数 335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500-4

定 价 25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1—692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(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服务热线: 0791-86512056)

仙生请钱

XIAN SHENG

[终结篇]

目	001 [第一章] 咫尺天涯
录	014 [第二章] 封灵双剑
	026 [第三章] 被遗忘的天劫
	038 [第四章] 重返九影
	051 [第五章] 再见如陌路
	063 [第六章] 凶兽临世
	075 [第七章] 姑娘不好惹
	090 [第八章] 天罗地网
	105 [第九章] 再聚首
	117 [第十章] 天下第一杂货铺
	132 [第十一章] 仙姬很暴力
	144 [第十二章] 四灵令的线索
	156 [第十三章] 红娘不好当
	172 [第十四章] 骗局

- 183 [第十五章] 弑月堂的覆灭
- 195 [第十六章] 至邪妖孽
- 207 [第十七章] 四灵
- 220 [第十八章] 缠绵一夜
- 233 [第十九章] 相见
- 246 [第二十章] 甜蜜
- 259 [第二十一章] 聚妖城
- 272 [第二十二章] 情感纠葛
- 284 [第二十三章] 众鬼城
- 297 [第二十四章] 苦战
- 307 [第二十五章] 只羡鸳鸯不羡仙
- 321 [尾声] 都要幸福



「第一章」 咫尺天涯



天曜山顶风景极佳，由于高，就仿佛离天极近的样子，好像伸一伸手，就能把那洁白的云絮握在手里一般。

两人隔空对望，无数的过往幻做流光，在脑海中隐现飞逝。

他微掀唇角笑的样子，他垂眸沉思的神情，他目光里流露出的……

离朱忽然有种不知该如何面对他的感觉，拒绝自己再回忆下去，跃下了飞剑，转头看了看四周的风景，笑道：“你还挺会享受的，找这样一个地方喝酒。”

花少双手后撑，半支起身子，由于脸迎着阳光，他微微眯起了眼睛，“这种环境不适合喝酒吧？其实我半夜的时候就来了，天上一轮清月，风吹着树叶哗啦啦地响，一个人静静地躺一会，喝点酒，那才叫享受。”

离朱没有言语，背倚着大树，望着他身边的酒坛出神。

花少自嘲一笑，“怎么不说话？”

离朱垂下眼，“你想让我说什么？”

“随便说什么，比如——”花少瞟了她一眼，“问我为什么要传夜唱没说过的那句话，为什么要骗你，为什么……”

“我不想谈这些了。”离朱打断他，“过去的事情，就让它过去好了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。”

追究个清楚明白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最后所能选择的也只有谅解或是不谅解，她现在就可以作出选择。

离朱紧接着一笑，“那事我已经忘了，你也忘了吧。好了，没事我走了，赶着去冲级，不想再被人追杀到无还手之力了。”

她说着就想御起飞剑，赶紧离开这地方。不知道花少是酒喝多了还是情绪不好，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出格的言行，却总是让她感觉不安。

飞剑刚御起，还没来得及离开，花少就从背后一把抱住了离朱，将头伏在她的颈边，低声道：“怎么可能像从前一样呢？我们，都回不去了……”

这样亲昵的举动，这样无奈的语气！

“你——”

离朱先是意外，继而一颗心就渐渐沉了下来——

原来，是这样！

事到临头，她仍然有些不敢相信。

花少常常带着抹漫不经心的笑，极其突然地说一句：喜欢你，很喜欢你。

语气亲昵，但满带调侃，让人觉得那只是一句略带暧昧的玩笑话。

她从来都没有认真对待过，哪怕此时此刻，被他突然拥住，她还是没有半点真实感。只觉得迷茫而无措，觉得自己要是敛过笑容，认真应对，他就会说：傻瓜，跟你开玩笑的，认真你就输了……

“花少——”离朱默然了半晌，反手去推他，但他抱得很紧，根本推不开，她只好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“别闹了，松手。”

“不要！”花少断然拒绝，声音很轻，但语气坚定，抱她抱得更紧了，还将头埋在她的颈间，喃喃低语着，“为什么只能是他？我就不可以吗？”

离朱微怔，紧接着就感觉头颈里传来一阵暖暖的、湿润的感觉……

他，哭了？

这样的失态只在一瞬。

离朱仍在愣神间，花少已经松手放开了她，背过身去，提起脚边的酒坛，仰头灌了几口酒下去，只是灌得太急，溢出的酒液顺着他的唇角直淌到衣裳上，湿了一片。

灌完酒，他用衣袖抹了一把脸，把酒坛随手往山下一抛——

望着酒坛顺着山路，骨碌碌一路滚下去，花少脸上现出一抹苦笑。

真讨厌她说会把那事忘了！

如果那句话，那句话真是夜唱说的，她会忘了吗？她会谅解吗？她会说“我们还想像以前一样”吗？

她不会，因为她在乎，所以不能原谅！

那么她可以原谅自己，说明她根本就不在乎……

花少深吸了一口气，转过脸去望她，“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？”

离朱心里很难过，花少那样做的理由可以有很多，但是这一种，是她最不愿意看到的。

她摇了摇头，感觉很无力，除了拒绝还是只能拒绝。在明白了花少的心思后，再当朋友的话就说不出口，因为那不是她能决定的，要看花少愿不愿意。

花少垂下了眼，还是不想放弃，“他能做到的，我都能做到。”

离朱还是在摇头，“花少，既然你想谈，那么我们就谈清楚。”她深吸了一口气，“相恋是一种彼此心跳的感觉，不是比谁能做得更好。我很喜欢你，所以我们能成为朋友，但是我和夜唱在一起会感觉到心跳，所以我选择了他。”

认识了这么久，即便离朱一直不明白花少的心意，但对他还是有几分了解的。

花少很好，非常好，只要他愿意，他可以让每个与他在一起的女孩，都觉得自己是被捧在手心里呵护的公主，那是一种很甜蜜很贴心的感觉，但是他的感情太奔放热烈了，就好像一团熊熊燃烧着的烈火，与他在一起，会被带着燃烧起来，很激情，很投入，却很疲惫，因为他全情投入了，就绝对无法忍受身边的人有一点点的心不在焉，满心满眼里必须只有他，仅有他，那是一种超脱生死世俗的感情，一起生，一起死，可以轰轰烈烈，但不能平淡悠长。

可惜只要是人，就会有疲惫的时候，偶尔需要一点点自由的私人空间，即便什么也不做，一个人发发呆，也会觉得很放松。但花少这样的人从不会给对方这样的机会，哪怕他知道他清楚，他还是想与相恋的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腻在一起。

当生活只剩下爱情的时候，不一定会变得更好，有时反而会是一种灾难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衣食住行，每一样都在慢慢消耗着那份火般炽热的爱情，当这份爱渐渐转为了平淡，两人不再每天说“我爱你”，不再腻在一起连吃东西都得你一口我一口甜蜜分享时，花少要不就是觉得没意思了，转身走开，另寻激情，要不就是会为了重新寻求回那份关注，而闹出许多别扭，让他爱和爱他的人，都将生活在对彼此的猜测和折磨当中。

现在回头想想，他真的有点像个孩子。

有时候，他可以大声说出“我爱你”，不管身处的是什么环境，身边有多少人，他热情得像个孩子。有时候，他羞涩于说出自己的感情，通过许许多多曲折的方式婉转表达出来，让人猜不透摸不清，别扭得像个孩子。

这样子会很累！

光是想一想，离朱就觉得很累，也许是她想太多了，也许花少没有她认为的这

样极端，也许她十七八岁的时候会向往这种轰轰烈烈的感情，会试着去投入一下，但是现在考虑这些已经没有什么用了，为时已晚。她手里已经捧着一份她很在乎的感情，心里也住着一个她很爱的人，她有什么理由丢下自己喜欢的那种淡淡的甜蜜幸福，再去追逐一个像火像风那样让人捉摸不定的男人呢？

“花少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有夜唱了。”离朱认真地道歉，“不论是现在还是今后，哪怕我会和夜唱分手，我都没有办法接受你这份感情，因为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没办法去代入爱情。我知道这样的话很伤人，但是我必须要说清楚，你也必须要听清楚。”离朱直视着花少的眼睛，重述一次，“不论你在心里给我安排一个怎样的位置，我只知道，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

大概，花少会觉得她说出这样的话很轻松吧，因为她没有爱上他，不能体会那种求爱情不得，还要假装自己不爱，去当朋友的那种痛苦，所以如果花少选择不再看见她，起码眼不见为净的话，她也能理解接受，并默默祝福他总有一天会解开这个心结。

两人无言地对视了一会，花少没有说话，心里知道这已经是个定局，离朱一旦决定的事情，几乎没有转圜的余地，不管他爱不爱她，他在她心里，仅是朋友，也只能是朋友了。

一阵风来，吹得两人衣袍翻飞而起，尤其是离朱，站得离山顶那端更近些，从花少的角度望去，她身后衬的景致是一片苍茫无尽的天空，更似欲要飘升而去——这个人，近在眼前，却仿佛远在天际。

花少藏在衣袍后的手紧紧握拳，垂眼道：“这里风大，有点冷，我先走了。”

他说着转身就走，再不停留。

离朱唇角泛出一抹苦笑，看着他渐渐从阳光里走进光线幽暗的林荫山道，忽然回过头来，“小朱朱，我就喜欢开玩笑，你别太认真啊！”

他要演戏，只是为了让两人相对时不觉尴尬，离朱当然会默契配合，“再喊小朱朱我劈了你！”

花少一笑，转过头去，拐了个弯，身影彻底消失在了她的眼前。

虽然已经彻底看不见了，但是花少离去时的那个笑容，却总是晃在她的脑海里，让她感觉非常难过的同时，心里还有份淡淡的惆怅在无声无息地蔓延开来。

山顶的风刮得还是那样猛烈，是有点冷，但是能吹得人头脑清醒。离朱抱膝坐了下来，将游戏的背景音乐调了出来，那是一首古筝曲，《风入松》，这时听听，倒是能够令心绪平静安和。

独自静坐了不知道多久，直到身边的怪物再次刷新出来，离朱才御剑离去。

赶回栖霞仙府，夜唱早已等在那里，正在往仙府的苗圃地里播撒种子，看见她

回来了，微微一笑，“去买闭关用的东西，看见有人卖药草种子，就买点来种种看，回头让小眼和雪夜有空的时候汲了仙泉的水来浇灌，大概出关的时候就可以收获了。”

“夜唱——”

一种久违的情绪蓦然漫上了心头，离朱走过去，轻轻抱住了夜唱，将脸贴在他的心口，这是她喜欢的拥抱姿势，可以听见他的心跳，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。

夜唱微微一怔，随即心底涌起了抑制不住的欢喜和思念，伸出手环住了她，将下巴抵在她的发上，就像他们从前无数次的贴近一样。

他的昼歌，终于回来了么？

选择放下所有心结的感觉真好，很久没有这样轻松自如了，离朱不觉微微笑了，“夜唱，一直在一起好不好？”

“嗯。”夜唱声音低哑但清晰坚定，“当然一直在一起。”

这一次，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放开牵住她的手。

※ ※ ※

夜唱带离朱去的地方是一处山崖，插天而立，看上去比天曜山还要高许多，真的一伸手就可以够到头顶飘过的云彩，但是脚前，是万丈深渊，除了飘绕在半山腰的云朵外，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，离朱自觉没有恐高症，但站在这样的地方，腿也禁不住有点打战。

“在这里闭关?!”离朱往后退了两步，“夜唱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……”

身前身后都没有一只怪，站在这里，只能风餐露宿啦，她还没进化到汲取日月精华就能练级的地步。

夜唱望着眼前的虚无，“这地方是当初找你时无意间发现的，跑遍了整个地图，都找不到你，那感觉……”

他没有说下去，但是心里知道，那感觉跟面对世界末日差不多。

此刻回头，看得见她就在身边，安心且贴心。

夜唱微笑，对着离朱伸出手去，“想不想体验一下蹦极的快感？”

心里有点打突，但是半点迟疑都没有，离朱伸出了手去，由着他握住。

夜唱带着她站在悬崖边上，“准备好，要跳了。”

尽管是在游戏里，但是要从这样的高度往下跳，离朱还是紧张得说不出话，只“嗯”了一声。

夜唱握紧她的手，另一只手往她腰里一圈，带着她就纵身下跃——

风声！

耳边呼啸而过的全是风的声音，还有心在怦怦乱跳。

很冷，但是自由落体的感觉好轻快，跟御剑飞行是不同的，仿佛整个人都与天地融为了一体，这一瞬间，脑中杂念尽去，只知道自己被人紧紧地拥着，可以依靠的人，他身上有低弱的温度传来，所以再冷也是有限的，心里再空，也是知道自己是有人陪伴的。

不知道时间究竟过去了多久，是几秒，还是一两分钟。

当最初那种几乎不能喘息的紧张过去后，离朱还是有点惶惶地紧紧搂住了夜唱。她相信夜唱不会带她胡乱跳崖，必有缘故，但这是身体的本能，总怕下一秒，下一秒自己就会重重坠地，要去承受那巨大的冲击力和疼痛，她自己也无法控制。

“别怕，我陪着你呢。”

夜唱的安慰在耳边轻轻响起，话音刚落，离朱就觉得自己的身体突然轻了，不再直直下坠，而是如同羽毛一样，开始缓缓飘落。

速度的陡然减慢，让她渐渐可以看见身周的景致，四面都是崖壁，上面杂乱地生长着许多野花野草，还有各种爬藤植物，茂盛繁密。身下，七彩光幕如同旋涡一般，隐隐地顺着同一个方向在转动，看久的话，眼会有点晕。

这就是幻境的入口？藏得也太隐蔽了，从悬崖往下望的时候，绝对看不见。那么——

离朱抬眼去看夜唱，“你上回是跳下来才发现的这个幻境？”

“嗯。”夜唱一笑，“有点傻吧？”

是有点傻，他只是找得很绝望，心里的苦痛又无法抑制，干脆想试试从高处坠落是什么感觉，也许身体的疼痛，会让心的疼痛缓解。

他跳了，结果发现了隐藏在悬崖之下的幻境……

离朱微微蹙眉，“以后不许再干这种傻事。”

夜唱失笑，“这是游戏啊！”

“游戏也不许！”离朱有时候可是很霸道的，想到他是一个人跳下来的，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。如果没有他陪着，她一个人是不敢跳的，那种独自体验从生到死过程的惶恐害怕，绝非常人能忍受，游戏太真实，有时候和现实也没有什么区别。

“好。”夜唱笑答，“不过要来这幻境，除了往下跳之外，别无他法。”

他出了这幻境后试过的，御剑或是骑乘着毕方下来，只能看见一片落满了腐朽花叶和枯枝的崖底，根本找不到幻境入口，否则他也不会带着离朱往下跳。

“噗！”离朱忍不住笑，“幸好如此，要不然每天都能看到这里有大批的自杀人士，排队跳崖……”

夜唱被她说得忍不住也笑起来。

的确会这样的，游戏里各大热门幻境门口，真的能看到玩家们在排队，有的是等人，有的是找队伍，通常比城内要热闹得多。

※ ※ ※

两人说话的时候，已经渐渐飘落到了幻境入口，脚触到那七彩光幕之时，就被传送了进去。

离朱转头看看，这幻境好似熔岩洞穴，洞顶高低不平，还垂吊着许多钟乳石，四面八方都有宽窄不一的通道，不知通往何处。不过这里的光线不像天然的熔岩洞穴那样漆黑一片，而是有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各色光芒，衬得洞里幻紫莹蓝迷红湛青的一片，好像梦境中的世界。

滴答！

头顶的钟乳石上有水滴下，打在凹凸不平的地上，溅起小朵水花。

“这地方，漂亮是漂亮，就是寒意侵人哪！”离朱搓了搓手臂，觉得有点冷起来。

夜唱早有所备，一件厚厚的狐皮披风丢到了她的肩头，“先凑合着暖一暖，回头杀怪的时候就觉得热了。”

离朱看看四周，问了个比较窘的问题：“怪在哪里？”

的确，四周除了四通八达的洞穴通道外，就没有看见怪物，不知这级要如何练法。

夜唱笑道：“随便哪条通道都能进，你想杀什么样的怪呢？”

这还用想？离朱脱口就道：“人形怪。”

掉钱又掉装备，可以捡得不亦乐乎。

夜唱侧头想了想，带着离朱往其中一条通道走去，“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在这里。”

离朱对这个幻境还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不知夜唱为何说这里像试炼，刚想问，就见通道尽头出现了一幅紫色光幕，仿佛幻境中的幻境一般。

她被带着穿过这层紫色光幕，眼色的景色陡然一变，出现了一片沙漠，一眼望去辽阔无际，有大小不一的沙丘起伏其上，还有许多沙漠里常见的牛羊骆驼的枯骨和仙人掌等植物四散分布。

光幕旁，坐着一名薄纱蒙面的异域女子，正在那里托腮叹气，她身旁还绕着两只山羊，脚边摆着一只大大的蓄水陶罐。

夜唱走过去，“请问有事需要我们帮忙吗？”

那女子抬起眼来看了他，迟疑道：“我们是不是见过？”

NPC的记性都还不错，但夜唱摇了摇头，“没见过。”

还是答“没见过”好，否则这里的景色就会变幻，给任务的NPC也会换人，同样，任务也就变得不一样了。

这女子低下头去唉声叹气：“我在这片大漠里遗失了一串金珠，你们能帮我找回来吗？”

夜唱一笑，“乐意效劳。”

这女子先是一喜，紧接着又叮嘱道：“天黑之前我都会在这里等着你们，可别迟了。”

夜唱点点头，带着离朱往前走。

离朱问道：“这是限时任务？”

“嗯。”夜唱笑道，“我说这里像试炼，是因为可以一直接任务，而且连续做的次数越多，最后获得的奖励和经验就越多。不过越做任务越难，怪物等级也越高，万一有个任务失败了，就必须重新来过，很有挑战性。”

离朱好奇道：“你上回把这里的任务都做完了？”

夜唱摇头，“只做到68环，失败了，挑战过另几个通道幻境，也都差不多做到这个数，没耐心重来一次，结果送我出幻境的那个NPC还摇头直说可惜了。”

离朱眨眨眼，“任务一共有几环？”

夜唱摊手，“不太清楚，但是她说可惜，就说明我离做完不远了，大概99环？100环？”

“限时任务……”离朱有点为难，难道连下线都不能，就这样一直做吗？

“放心，不全是限时任务。”

夜唱说话的同时，他脚下的沙丘忽然往下陷落，随即从沙中跳出一名蒙面黑衣人，手举着一把蓝汪汪的弯刀，就向着他的面门砍去。

他飞脚一踢，将那蒙面黑衣人踹出一丈来远，一道控火符打出去，就打出一个暴击伤害，紧接着补上一剑，这个偷袭者就彻底挂掉了。

离朱使用观察术看了看：沙漠贼盗，38级。

“等级这么低的怪？”难怪经验也很低，不过这怪物的气血值已经比幻境外面的同级怪要高许多了，夜唱居然不能秒杀。

夜唱去那沙漠贼盗的尸体上一搜，搜出一两银子，还有一柄弯刀，“嗯，这只是第一环，不过这任务和我上次做的不一样，我上次遇到的已经是50级的怪了。”

大概这怪物的等级是根据玩家等级调整的吧，离朱的等级比较低，第一环任务

中出的怪，相对级就低一点。

两人往前走着，一路杀过去，这里的贼盗掉的东西跟外面的怪差不多，只是钱多一些，装备的属性好一些，不过偶尔会掉一些用途奇特的道具，比如遁沙，是用来强行脱离战斗的道具，还有回生露，服下之后，在一个时辰之内死亡，不掉经验和等级的好东西。就是掉率有点低，遁沙还好一些，杀上一百来个怪，大概会掉一次，回生露，杀了足足大半天，只掉过一回。

夜唱轻笑道：“多亏了这些东西，让我卖了不少钱，否则我还真没耐心在这里做上几十环任务。”

也对，这些可以强行脱离战斗下线保命和死后不掉经验等级的道具，拿到市场上绝对是热门抢手货，只要不离谱，开高价都有人买。

离朱心里一喜，看来自己还钱是有指望了。

※ ※ ※

任务第一环，很简单，多杀几个怪，就搜出金珠来了。他们回到任务的初始点，交了任务，之后那NPC奖了他们每人五千的经验，还有一百两银子，随后就要求他们护送她穿越这片沙漠，回到居住的绿洲去。

这算是第二环任务了，怪的等级有所提升，40级。不过路上补给什么的完全不用担心。口渴了，有羊奶和水可以讨来喝；饿了，他们自己带有食物。至于装备，离朱只挑自己需要的，直接穿在身上，因为储物空间有限，她只能挑最值钱的东西往外带，但是夜唱会去捡起来，一件不漏。

离朱看看走在他们前面的NPC，贴近夜唱小声道：“你捡这些做什么？我们到时拿不了，还是得扔。”

夜唱一笑，“上回没捡，我后悔了，其实这些幻境里都有补给地点的，回头可以统统卖给NPC。”

原来如此！

离朱呼出一口气，微微笑了，看来这地方真的适合闭关练级，不但没有玩家打扰，还可以随意从NPC那里接取任务，或是与之交易，比在外面时好得多，起码，她不会因为声望超低、一身血衣而受人白眼了。

※ ※ ※

任务在继续，人形怪的等级在增涨，幻境里的景色也一直在变幻不定，从沙漠

到绿洲再到草原，他们循着NPC给的任务提示，连做了三天任务，一直做到74环，可惜的是，这一环任务出来的怪太多了，灵兽还没恢复过来，不能参与战斗，这使他们两人有点疲于应付，撑了半个时辰后，还是光荣倒下了。

幸好，倒地之前，每人消耗了一瓶回生露，等级没有掉，只是死回了幻境入口，见到光幕之旁，坐着另一个不同的NPC。

收获还是有的，离朱的等级蹿到了69，夜唱也有87级了，他们打了许多遁沙和回生露，也有几本法术秘籍，还找途中的NPC买了点食谱，离朱挑着需要的学了，其余的就留着，准备出幻境后再卖掉。

夜唱无奈一笑，“怎么样？继续挑战这个幻境，还是换个地方？”

离朱有不愿认输的精神，这一次失败，反倒激起了她想要做完整环任务的斗志，当下一咬牙：“继续。”

两人从头开始接任务，只不过任务的内容已经不同，但好在灵兽们逐渐恢复了过来，先是黄油，其后是吉祥，最后是毕方，都能出来帮忙打怪了，这使他们的战斗力提升了不少一倍，做任务比之前要轻松得多。

其间两人只有夜晚才离线，各自去忙碌。

夜唱去医院，那蓝赶文，各不相扰，但是间或夜唱会打个电话来与她聊上一会，聊天的内容不拘一格，也许是游戏，也许是生活，还有电影、书籍等等，两人都熟悉的话题。

那蓝心里清楚，那是夜唱不想让她在电脑前待太久，希望打电话的时候，她会起来活动放松一下。这招真的挺有效，起码接到电话的时候，她都是很开心的，唇角上扬着，站在窗前看会夜景，或是躺在床上歇息一会，之后继续写文，状态会轻快上许多。

日子，仿佛又回到了从前。

淡淡的恋爱，淡淡的甜蜜，淡淡的幸福。

这种感觉是那蓝确定想要的，虽然不够浓烈，但是可以一辈子，一辈子这样淡淡下去，直到永久。

※ ※ ※

很快就大半个月过去了，游戏里，他们接连挑战了六个幻境，每次任务做到99环时就算彻底完成了，最后一个任务给的经验和奖励，比之前98个任务加起来还要多，这使得他们等级突飞猛涨的同时，连带装备、金钱也都赚到了。不过离朱这才发现，整个隐蔽的大幻境里，通道虽然有许多，跟蛛网一样四通八达，但是能通往

小幻境的路只有七条，分别是赤橙黄绿青蓝紫七个门，他们已经挑战过了其中六个，剩下的只有最后一个青色幻境了。

此时离朱91级，夜唱98级，等级越高，升级所需的经验就越多，要是出去慢慢接任务打怪，不定得什么时候才能升到100级，但是挑战完这最后一个幻境，他们大概都能功德圆满了。

这天两人上线，对望一眼，相视一笑，就携着手跨入了青色的光幕里。

眼前是一片地狱的景象，天空黑雾遮蔽，成群的蝙蝠和夜枭在盘旋飞绕，脚下全是腐泥，地底隐隐透出的黑红色光芒照亮了这个幻境，但是光线幽暗而阴森，反倒平添了两分恐怖。离朱的脚才微微一动，就踢到一个圆东西，她低头仔细一看，却是一个枯朽的骷髅头，吓得立刻尖声大叫起来——

“拿走！快拿走！”她什么都不怕，只怕这种骨头架子，光是想想全身就起鸡皮疙瘩，何况是踢到？这下犯了愁，要在这种地方待上几天做任务，她会疯掉的！

夜唱将她护在身后，一剑将那骷髅头挑远，微微蹙起了眉头，再转眼看看四周，竟然没发现有给任务的NPC，眉头不禁皱得更紧了，“我上回走过青门，不是这个样子的……”

“那不一样，上回你没挑战完所有的幻境。”说话的时候，离朱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打战，“现在……怎么办啊……”

她步履维艰呢！

夜唱抬头看看远处，有黑压压的山影子，但是在到达那地方的路上，密密麻麻的，站的全是僵尸和骷髅，也有拿着勾魂索和铁牌的鬼吏，模样嘛，肯定都是不堪入目的。加上呼啸在耳旁的风声，还有不知从哪传来的嘶吼咆哮，心理冲击效果比任何恐怖片都强烈百倍，离朱害怕是正常的，如果不害怕，才不正常。

“走，我背着你。”

知道离朱决不轻言放弃，再说幻境都已经闯到最后一关了，也没道理放弃，夜唱微蹲下身，示意离朱伏到他的肩头。

“不行，这样子你没办法杀怪。”游戏里负重物是会掉体力的，而且也会影响速度。离朱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和拖累，哪怕是夜唱，她也要与他并肩站在一块。咬咬牙，她准备强压下心头的恐惧，自己走。

难得流露出柔弱一面还要死命逞强的离朱，让夜唱心里柔软一片，他无奈一笑，“就算不让我背，好歹召出灵兽来代步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离朱，她连忙召出了黄油和吉祥，只是这幻境不让飞行，可骑乘的灵兽也只能在地上走，小心翼翼地坐到黄油身上，她怎么都感觉自己是在虐宠，生怕一不小心，就把这只大圆球给压炸了。

吉祥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唱着：“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……”

窘到了，夜唱扭过头去，憋着笑。

猫眼里射出寒意侵人的光，离朱也抓狂，弯腰俯身，随手捡起一个东西就往乌鸦那边丢过去，“吉祥，你给我闭嘴！”

丢完，她才发现那东西事实上就是先前被夜唱挑飞的骷髅头，浑身立刻起了一层麻麻的鸡皮疙瘩，忙不迭地将手在衣裳角上擦了又擦。

此举大抵戳到了乌鸦吉祥的笑点，它粗哑着声音，前仰后合，发出一阵可怕的笑声。最后还是夜唱有治它的法子，微微笑着，将灵兽毕方召了出来，立刻成功地吸引了吉祥的注意力，飞过去一个劲地猛喊：“帅鸟，帅鸟！”

夜唱轻咳两声，清了清嗓子对离朱道：“你骑着毕方吧，不影响黄油杀怪。”

离朱“嗯”一声就换了坐骑，这下吉祥蔫了，豆子眼死劲地瞟着自己的主人，还有主人身下的毕方，芳心片片破碎，扯着嗓子喊：“不带这样的，怎么能骑帅鸟呢？你下来，下来！”

没人答理它。

夜唱持剑就在前面开路了，大概这个幻境里没有任务可接了，能做的只有杀怪，再杀怪，在这一片茫茫的地府冥怪前杀出一条血路。

离朱目视前方，一边驱着毕方前行一边道：“某鸟要是不想在毕方面前丢脸的话，现在就是大好的表现机会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乌鸦吉祥就跟抽了风似的冲到了黄油前面，奋力杀怪去了。

看来，生性恶劣的灵兽也有其软肋，就看能不能捉准了。

※ ※ ※

这个幻境沿途除了怪物之外，还生长着一些人世间罕见的灵草奇花，也有很特别的血色石，离朱一路采集得不亦乐乎，而这个幻境里的怪除了会掉落高等级装备外，还掉一些诸如还魂香、离魂香之类的道具，前者点燃后可以解除任何负面状态，并且在一炷香的时间内，持续回复玩家大量的气血值；后者自然是反效果，能在一炷香的时间内，让吸入香气的玩家魂不附体，所有属性大减的同时，持续掉落大量的气血值。

都是不能丢弃的好东西，偏偏两人的储物腰带都已经搁得很满了，里面装的全是在其他幻境里打来的稀有道具和珍稀材料，同样不能丢弃。无奈之下，离朱只好用一些布袋束成可兜东西的袋子，系在毕方的身上，把新打到的东西都搁在里面。